

潘士强 著

画 中 话

他收藏的画以及与画家朋友交往的一个个故事，用
记者的『新闻眼』，从人性的视角去看画家。他们有
不同的画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个性，
有些既具有艺术家的责任感，又有文人的才
实学的优秀画家。他们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却仍然在艺术道路上顽强地跋涉和勇敢地攀登。

 山东美术出版社

畫中話

大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中话 / 潘士强主编.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30-2129-0

I. 画... II. 潘... III. 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
—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0969 号

责任编辑 李晓雯

装帧设计 李海峰 李晓雯

书 名: 画 中 话

出 版: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2098268)

发 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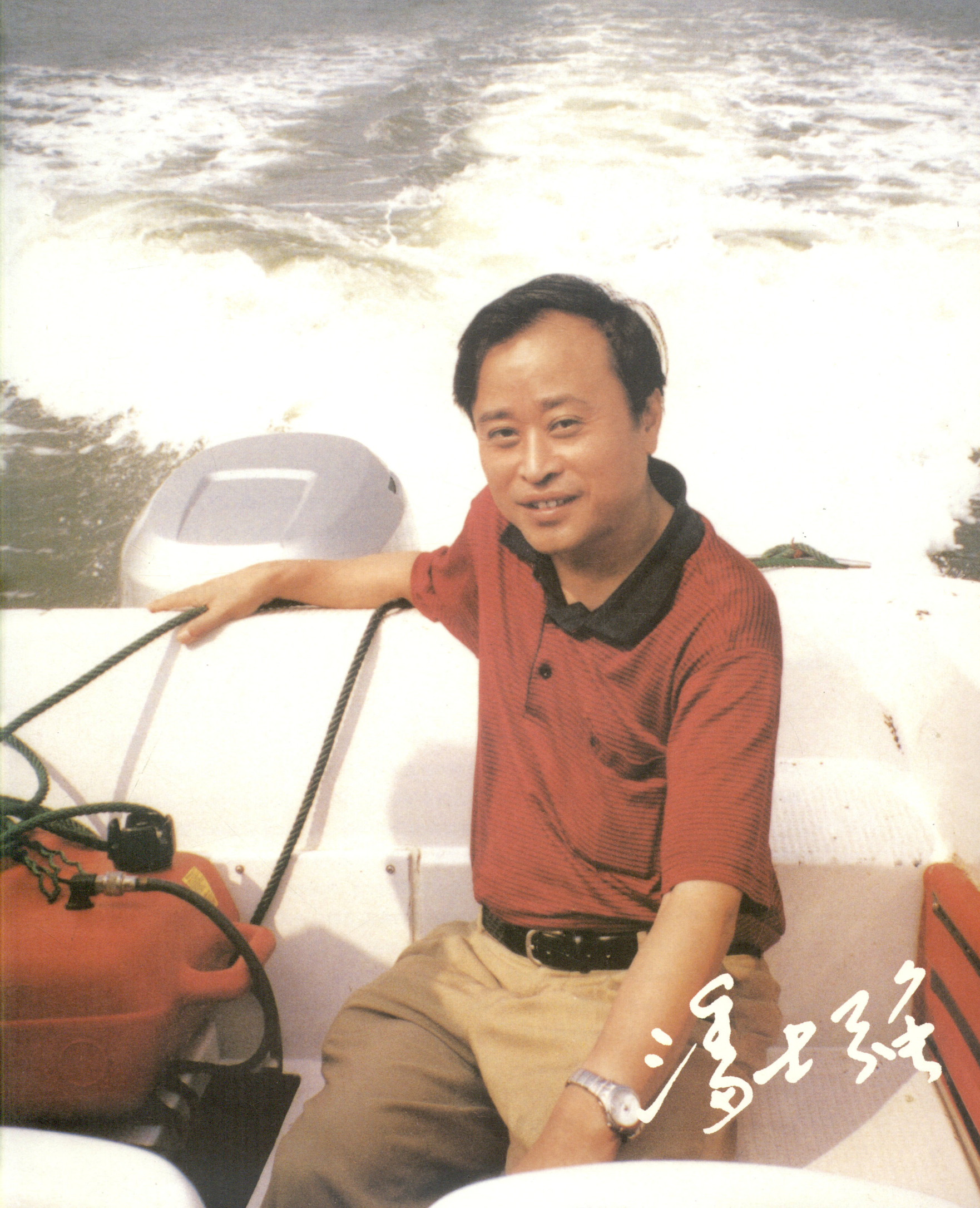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制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0 开 13 印张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冯国栋



张宏宾

画家的朋友

济南是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古城，随便走进一家寻常酒肆茶楼，都摆设着奇石古玩，墙上悬挂着名人书画，令人感到古意盎然。品评和欣赏字画似乎成为当地人的一种时尚。古城内不仅有街衢相连的文化市场，还有鳞次栉比近百家大大小小的画廊，陈列着国内各地书画家的作品。在博物馆、美术馆、会展中心、大型宾馆内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画展在展出、在更换。城市在变、人们生活在变、社会日新月异向现代化变化着，但有着古代圣贤大儒书卷之气的济南人又似乎永远乐此不疲陶醉于传统书画的笔墨情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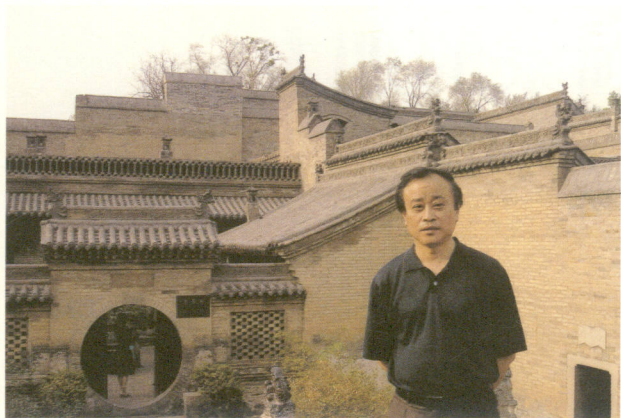
我有幸在这里度过20年的教书生涯，改革开放后远渡重洋去了美国，身在异乡连做梦都思念这里的山山水水，现在索性做了候鸟，每年往返于两地之间，冬天回来了，夏天又飞走了。

“济南名士多”，故乡朋友亲。五年前我初次回济南时，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潘士强先生。初次相见，我就认定他是一位不得不成为朋友的人。其实我俩都是不善于言辞的人，但是坦诚和真挚并不是完全靠语言来表达的，很快我们竟成为朋友和至交。

士强是个性情中人，他待人恳切、真诚，喜欢默默地为画家朋友们做事，却不愿表白、张扬自己什么，是我们非常信赖的朋友。在我们这群画风各异、性格不同的画家群中，他是我们的灵魂人物和联结纽带，每次展览会、每次艺术讨论会都少不了他，没有他，就少了位一锤定音的人物。

士强博学多识、富有才情，他是记者出身，写文章是他的本行，在全国和省内新闻界得过大大小小许多奖，却又爱画、懂画，他对绘画有独到的见解，常常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给画家朋友提出恳切的建议。这几年他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艺术评论文章，还策划、推动了几次相当成功的画展。他清晰的艺术观点和激情飞扬的文字道出了画家的所思、所想，团结起一批有才能、有志向的艺术家们。

我们信任他，还在于他毕竟长期担任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事事处处显示一个领导者的才干：沉稳、决断，不管事情千头万绪，只要他在场，即刻变得井然有序，我们戏称他是我们这些美术家



的“政治委员”。

艺术是情感的寄托和交流,艺术家需要在切磋中擦出激情和灵感的火花。任何文化事业都不是孤立发展的,绘画目标需要多种文化来帮衬、滋润和推动。纵观中外美术史,大凡一个美术运动和艺术潮流,除了本身的条件外,必有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灵魂人物:19世纪法国印象派绘画的兴起,除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除了马奈、莫内、毕沙罗、西斯莱这样天才艺术家的出现外,还有著名作家左拉和诗人波德莱尔的推波助澜;齐白石晚年变法的决心得力于画家和学者陈师曾的鼓励……而我们,山东的美术家们则需要更多的像

潘士强先生这样热忱关注绘画事业又鼎力相助的人。

在画家眼中,士强是个文人,在文人眼中他是个“画家”。他擅长画桃子,和画家交往多了,他画的桃子也真有模有样了,朋友们称之为“潘桃”。如今画界的朋友排队请士强写文章,喜欢画的朋友排队请他画桃子。毕竟桃子喜庆,又可避邪啊!

他家里摆满了画,都是他多年来的收藏,自然多是画家朋友的精品之作。他与社会上的藏画者不同,特别注重与朋友的交往过程,只钟情痴迷于朋友们的画,据说他每得一幅好画,能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其中有些画还是在他的创意和命题下完成的,有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他在画案上铺下了一张六尺宣纸,请我画马、洪刚画牛、丰光画羊,还必须每人添一人物,在这等刁钻古怪的命题下,我们居然完成了一张“风马牛不相及”的荒谬作品。士强将画收起,乐了好几天。

在士强的画家朋友中,有各大艺术院校的教授,有凤毛麟角般的中外艺术博士,有现任美术界领导岗位的艺术家的,也有初露锋芒的青年才俊,他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画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个性,但都是一些既具有艺术家的责任感,又有真才实学的优秀画家。他们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却仍然勤耕不辍地在艺术道路上顽强地跋涉和勇敢地攀登。我坚信,这些画家不仅代表了山东艺术的中坚,也将会象征着中国绘画的未来。由于士强的连接,大家得以经常聚会,几年前他就向我透露过,将来要写本“画中话”,道出他收藏的画以及与画家朋友交往的一个个故事,用记者的“新闻眼”,从人性的视角去看画家。使我惊异的是,这么快这本书已经写出来了,他一口气写下了25位在画

坛活跃着的人物。就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朋友相处的一幕又一幕,我不知道,士强的笔将如何刻画这些才气横溢的艺术家,不知有多少轶闻趣事将大白于天下?但是我相信,读者们在分享他对艺术的挚爱和欣赏艺术的快乐的同时,也必将同他一起观察到这些艺术家真真切切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画家的笔从侧面描绘着生活的多姿多彩,而士强的笔则直接描绘了画家心中绚丽的色彩。



2005年于济南重华苑

目 录

张宏宾 / 9

画家张宏宾的艺术世界 / 12

杜大恺 / 19

欧阳中石 / 24

刘宝纯 / 27

曾昭明 / 30

张志民 / 33

孔维克 / 38

姜衍波 / 41

梁文博 / 44

卢洪刚 / 48

王力克 / 53

胡应康 / 56

姚鸣京 / 64

宋丰光 张锦平 / 67

张 望 / 73

于文江 / 78

于新生 / 81

王 伟 / 84

刘青砚 刘宏 / 86

常朝晖 / 90

刘 罡 / 95

李 勇 / 98

赵建军 / 102

墨与彩的新视觉 / 105

交流、融合、创新 / 107

我与书画 / 109

后 记 / 129

张宏宾

五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正准备睡觉的我突然收到洪刚的电话，声音很亢奋：“从美国来的张宏宾先生刚下飞机，住在省旅游中心，快来见见面吧。”凭感觉这一定是位值得尊敬的人。果不其然，宏宾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那叫好极了：上身着一件红色衬衣，下身是蓝色的牛仔裤，长徒跋涉后看上去有些疲倦，脸上却始终透着和蔼慈祥的笑容。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这是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我与宏宾先生就这样相识，又这样相知，更这样结成了朋友加兄弟的忘年之交。

一天，先生画完一张挺满意的画后，说：给你画张肖像吧！我知道他是轻易不给人画像的，这是情义使然。我也别闲着，听先生讲述着他那不平凡的经历：

“我祖籍河北，生于北京，10岁开始学画。父亲是一位仁慈的法官，从小就教给我三句话：‘以事业为重；尊重人；孝顺你母亲’。父亲的叮咛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和三个同学到山东大鱼岛写生。没有路费，把自己最珍爱的画册卖了。画是画了不少，可返程的路费也花光了，四个被晒得黑黑的人，衣衫褴褛的像流浪汉似的徒步去了烟台。没吃的，就拣些烂苹果充饥。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一位同学先回北京，寄来路费，才完成了这次终生难忘的旅程。毕业时得到当时彭真市长的接见，《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我写的《用画笔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文章。我主动要求分配到潍坊吸取民间艺术精华。然而第二年“文革”便开始了，愿望也随之落空了。不过令





国画 68 × 68cm 张宏宾 作

我自豪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娶了潍坊的一位大家闺秀作妻子，结婚时我送给她一个大大的洗衣盆，还骗人家说：‘这可是祖传的啊，得珍惜着好好用！’另一件是在东营孤岛军马场生活过一段时间，对马有了细致独到的观察。从此，画马成了我绘画人生的永恒追求，画马不光得传神，还应透着人性！

人不孝不可交也。从小到大我没跟父母顶过一句嘴。文革中，父母被遣返到农村，只留下一个上学的妹妹在北京。我的月工资是42.5元，每月给父母寄10元，给妹妹寄10元，不到月底手里就空空也。后来，我调到济南山师大任教，有了家，先把父母接了过来，每天一下班先跟父母请安，聊一会儿天；靠画连环画挣的稿费，也让父母过过目。二老虽没跟着我享福，却是笑着离开人世的。”

画着，说着，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话题转到了先生最初去美国的境遇。

“1988年，我应邀去美国讲学，原以为是到了艺术家天堂的我却处处碰壁。拿着画到一家家画廊去问，一说是中国的画家根本连看都不看，那个寒心啊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发冷。不过，那时的最大收获是对西方的现代艺术有了近距离的了解。我创作的第一张现代重彩画《春之歌》就被印成了400张丝网画，几天就销售一空；《孔雀公主》的丝网画则卖到了10000美元的高价，成了美国最畅销的作品。一年后，我被美国政府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杰出艺术家，其待遇是可以直接加入美国籍。我觉得做了大半辈子中国人了，突然变成一个美国人，实在是很荒唐、很可笑。虽说夫人、女儿和儿子都入了美国籍，但我还是一个持绿卡的中国公民。什么叫动人心弦啊，在美国听到山东人的口音，对家乡就有一种夜不能寐的思念，听到京剧就能落泪，这种感觉只有远离祖国的游子才会有的。”

说着，画着，一个很男人的我出现在了宣纸上（见扉页图），先生摇了摇头，笑着说：“把你画老了！”我说：“那是更加成熟的我呀，我喜欢！”四年后我的生日那天，先生与我和洪刚兄合画了一张《潘公赏桃图》，潘公自然出自先生之手，是一个留着长须、身着古装、腰上飘着红绸带的我。先生说：“谁说今人不能变古人啊！”绘画艺术就是这样神奇。

先生每年都是中美之间穿梭般地奔波，几个元旦、仲秋及先生的生日都是在一起欢度的。先生也没闲着，做着自己最得意的两件事：一件是出版倾注全部心血的画集。先生信任我，我也当仁不让为画集写了《画家张宏宾的艺术世界》的文章；另一件是，先生与他最亲密的学生举办师友画展，前言由我执笔，画展的名称则是我与先生抽了一下午的烟熏出来的：《墨与彩的新视觉》，合二为一，前三个字出自先生，后三个字出自我。

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宏宾先生说：“人生想走一百步也不过只能走五十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大的挑战莫过于超越自我。”我知道，先生的下一个心愿是潜心创作一批新作、大画，届时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像样的个展。他说：“现在画的还不是心里所思所想的那个面貌，真的有一种紧迫感，不加倍拚一把能行吗？”先生今年一月



国画 68 × 68cm 张宏宾 作

回的美国，一个多月后又匆匆回来了，偏偏这时就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嘉德四季”拍卖会传来了好消息：先生的一幅5平方尺左右的人物花卉，以88000元的价格成交，而且是首次亮相拍卖大会。先生高兴归高兴，可为了那个像样的展览，又得埋头苦画好一阵子……

画家张宏宾的艺术世界

15年前，张宏宾先生作为一名学者登陆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远赴海外的艺术家。他丰富的人生和艺术阅历使他熟谙中国艺术、西方艺术和民间艺术，也对西方传统绘画和现代艺术有着深厚的研究和修养。他画国画、油画，也画壁画，走的是一条融汇中西、承接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创新者之路。正如著名画家欧豪年先生所说的：“张宏宾先生从南加州灿烂的阳光下，写出了东方人的襟抱。”

张宏宾先生是我所熟悉的画家中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外表和骨子里所散发出的和蔼、坦诚，让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亲和力，从与他的交谈中我更能体味出一个真正艺术家学识的渊博、生命的澎湃和创造的激情。

潘：我的记者职业让我喜欢寻根问底，您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画家，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艺术教育。您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走向一条中国传统和西方绘画相结合的创新者之



国画 69 × 137cm
张宏宾 作

路，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和探索，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之一，我很想知道您青少年时代的艺术经历。

张：我少年时代生长在北京，初中就读北京八中，启蒙老师是雷健农老师，他是一位老国画家；高中时代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度过；大学我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当时学院建立不久，有庞薰琴、郑可、张仃、祝大年、袁运甫等诸位老师。张仃先生的“城隍庙加毕加索”的名句对我影响至深，即是说要立足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去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的营养。那时候，北京还第一次举办了“林风眠画展”，林先生把西方色彩技巧融进了中国水墨之中，这种新颖的中国画给我很大的震动。

1963年暑假，我们几个同学利用暑假去云冈。我们没有路费，就步行前去，走一村、住一村，翻山越岭。每个人身上背着一个凉席，凉席里卷的是画纸，形象很像一个朝圣者。在云冈石窟，我们向老和尚借了一个破镜子，用以反射洞外的阳光来进行临摹。几个同学当时约定，大学毕业后有了工资，一定先买个手电筒和望远镜。当步行到滹沱河时，我们淌着河水，心情那种振奋，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仿佛我们本身已经和几千年的历史文明联结在一起。

大学毕业时，我怀抱着学习民间艺术的愿望，主动要求到山东从事民间年画的研究与创作。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年画亦在“破四旧”之列。我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极其艰难地度过了这段岁月。

潘：您从青年时代来到山东，后来又长时间担任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您的艺术和学识曾影响过山东一代青年学子。那时期您还创作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我所知道的就有《丙辰清明》、《纪念老



国画 68 × 68cm 张宏宾 作



国画 68 × 68cm 张宏宾 作



国画 97 × 180cm

张宏宾 作

舍先生》、《济南名士多》、《踏歌行》等，这段无法割舍的齐鲁情结对您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张：“文革”刚结束，我调进了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对于我也是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春天。那时候，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教室里完成的，同学们主动给我做模特。一到傍晚，我住的那间小屋便挤满了学生。每天屋子里都是烟雾缭绕，大家谈着共同关心的艺术主题，师生关系非常密切。有的学生赶不上食堂的饭，也会跑到我家要粥喝。我最喜欢和学生们一起下乡写生和实习，去过大渔岛、沂蒙山，还去过曲阜和泰山。在农村，老乡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给我们，最好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住。村里的小孩子放学之后便挤在门口和窗户边，静静地看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画画的”。晚上和学生们一同挤在大炕上，觉得自己也充满了青春活力。

我非常有幸地在这自古出圣贤的孔孟之乡度过了20多年，这儿纯朴的民风 and 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沃土哺育了我。回顾这一时期，我是充满眷恋之情的。

潘：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八九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发展，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第三次国外留学大潮，您是这个时期赴美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艺术家之一，并且初到美国不久就以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身份担任了大学教授，作品还多次入选国际艺术博览会，并获得国际绘画特别奖，被誉为“最成功的中国画家”之一。但您并不满足这种成功，又在艺术上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突破，从中可以看出您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和对艺术的无比执着，特别是近几年来，您多次应邀回国讲学、交流，还举办了诸如“墨与彩的新视觉”等影响极大的巡回画展，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理念与实践，这是否可以归结为中西艺术嫁接融合的收获呢？

张：我本人的艺术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初到美国时，我创作过许多现代重彩画(美国画廊宣传为云南画派)，在美国，这是由丁绍光首先推动起来的。当时我们一批艺术家受到林风

眠先生艺术思想的影响，着力探求中国画与西方现代绘画技法的结合，以高丽纸进行绘画。高丽纸结实的纤维可以制造一种既水墨淋漓又斑驳灿烂的效果。这种画风在美国一经推出，就吸引了美国公众注目，很快就成为美国画廊中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画种。美国出版了我的不少丝网版画，我也在美国和日本各地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和巡回画展。

且不论国人目前对它持何种观点，这毕竟是新中国踏进美国国土的第一支美术大军，并且占据了一方之地。它使我在初踏美国不久就能近距离审视美国公众的审美取向，并通过绘画和美国社会有了切身的接触。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西方文化的逐步了解，自己在艺术上的想法也逐步变化着，产生一种自我变革的强烈动力。为了摆脱自己驾轻就熟的绘画习惯，我改变了绘画工具，画起了油画。在较长时间生活在西方社会之后，也更体会到西方绘画风格演变的节奏、时代的风貌，明确地打印在

艺术品的风格演变上，究竟是艺术家引导着艺术的潮流，还是社会快速的步伐逼迫着艺术家的不断更新，已是难以分辨。现代艺术家对艺术形式、媒介材料、绘画因素都作了许多发展和伸延，十分强调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和面貌。我更关心西方绘画在形式上的探索和演变，留意于他们怎样画。我希望能从他们的绘画中学到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感受到能使我激动的因素。

这段时间，也是我思考、研究和反省的时间。在画这些纯西方形式的油画时，我开始关心“虚”和“空”，于是便在宣纸上画了些彩墨画。这本是油画之后的余兴，没有想到得到了朋友的鼓励，这鼓起我继续画下去的勇气。

潘：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像很多出国归来的艺术大师最终都画起了水墨画。作为对现代绘画十分偏爱的您，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张：我画水墨画是想解决我画油画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我在油画中关注了“虚”和“空”，也关注了绘画的抽象因素。

随着年龄和艺术阅历的增长，我越发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更倾心于中国古典哲学和唐诗宋词。我也注意到海外的艺术家都越来越重视从本民族的传统里去吸收营养和发掘资源。在西方这么多年，我深切体会到中国人的艺术必须要在原有的艺术传统基础上进行和发展。我不赞



国画 97 × 60cm
张宏宾 作



国画 124 × 97cm
张宏宾 作